

春 琴 传

〔日〕谷崎润一郎
张进等译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两个中篇和一个短篇作品。《小小王国》描写一个外表奇特，面貌丑陋，学习成绩优异，在同学中拥有极高威信的贫家少年，在班级中试行一场小小的“社会改革”，并衬托出一个忠于职守的教员一家的贫困生活。《春琴传》描述双目失明的三弦琴师春琴及其出身于贫苦人家的徒弟佐助二人刻苦学习，在对艺术的共同追求中产生爱情的故事。《青春故事》描写本书作者青年时代初登文坛前后的往事，其中贯穿着批判性的反省和回忆。

本 书 根 据
日本講談社《現代文学全集》第十七集
1969年版本译出

春 琴 传

〔日〕谷崎润一郎 著

张 进 等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1,000 印张，7.75 印数，1——68,800

统一书号：10109·1714 定价，0.70元

本书及其作者简介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一位汉学造诣很深的日本作家。他出生于东京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家道没落，生活非常贫困。但他从小爱好文学，曾于秋香塾攻读汉文，十余岁能赋汉诗，念中学时即有“文章能手”之称。由于得到一些热心人的资助，他得以卒读高中，继而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他于一九一〇年初登文坛。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五年，曾两度访问中国，结识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回国后写作了《苏州纪行》、《西湖之月》和《上海交游记》等游记作品。他还曾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谷崎润一郎在其创作生涯中，曾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之下。在这一时期，他对日本反动政府镇压国内正义人士和对外发动侵略战

争的反动政策，表示了抵制的态度。他的这种正义立场，也曾反映于他的作品之中，使他的某些作品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书辑录的三篇作品，是谷崎文学的优秀之作。短篇小说《小小王国》（1918）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现实问题，揭示了下层知识分子家庭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同时通过一个工人家庭的小学生自发组织同学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表达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愿望。这篇小说剪裁得体，描写简洁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可谓杰作。中篇小说《春琴传》（1933）是谷崎的代表作品，其创作根据是古典作品《鵝屋春琴传》。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早期的华丽笔调趋向于古朴质直，他以简明的结构和圆熟的技巧描写主人公春琴和佐助师徒二人苦练三弦技艺的动人情景。作品强调勤奋方能成材，艺人须经磨难，方能领悟艺术的真谛。作者还对男女主人公在共同的艺术追求中培养起来并经过灾难考验的爱情，寄予深切的同情。不过，作者为了表现所谓“谷崎美学”，在小说中也作了变态心理的描写，则是不足为训的。《青春故事》（1933）是作者对自己青年时代初登文坛前后一些往事的回忆。他以严肃的态度，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文学青年在其创作和社会生活处于幼稚时期的思想方

式、精神状态及其所作所为作了批判性的反省，说明了西方颓废思潮在缺乏抵御能力的青年人当中造成的弊害，可作为后来者的借鉴。这一作品还描述了本世纪初日本文坛的某些情况，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一些著名的日本作家和日本文学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材料。

谷崎润一郎一生中的力作，即其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在二次大战期间为抵制日本进行侵略战争而写的长篇小说《细雪》（1942～1948）。在写作《细雪》以前的几年中，他曾以富有文采的笔致将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译为“口语”（即白话文），这给他后来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使其具有浓郁的古典风味。总之，他的文章给人以宽阔、醇厚的感觉，构思严整，语汇丰富，说服力较强，这些文学素养，是他成为日本文学史上一名大家的重要因素。

目 次

小小王国 (1)

春 琴 传 (39)

青春故事 (117)

贝

岛昌吉转到G县M市的小学任职，距今已有两年光景了，当时，正好是他三十六岁的时候。贝岛是个地道的“江户儿”，出身于浅草的圣天街，父亲是旧幕府时代的一位汉学家，也许是受了父亲遗传的缘故，他自幼好学，竟为此贻误终生。如今想起这事，他已经认命了。真的，无论他是多么不谙世事的男子，倘不以学识立身处世——到哪家商店里去当个学徒，努力工作，那么，现在成了个什么商人也未可知。至少，肯定能够维持自己一家的生活，安乐度日。本来，他生长于贫寒之家，就连上中学，家里也供他不起，想当学者，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高小毕业时，

父亲要他找个服务行业当学徒，他竭力反对，进了位于御茶水的一所普通师范学校。于是，他二十岁毕业，立刻当上了浅草区小学校的教师。当时的月薪稳拿十八元。当然，那时他并不甘心永远做小学教员，他想一方面继续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一方面发奋自学。他很喜爱历史学，打算研究日本、中国的东洋历史，最终成为文学博士，这便是他的抱负。可是，贝岛二十四岁时，父亲亡故，其后不久他便娶了妻。从此，以前的抱负和热情都消磨殆尽了。尤其是，他十分钟爱妻子。此前，他沉湎于学问之中，对女人之事不屑一顾。随着环境改变，他深深地感到新家庭的欢乐，自然同许多庸夫俗子一样，不知不觉地安于小成了。其间，小孩出生了，工资也稍有增加，于是，无意中丧失了立身扬名之志。他由C小学转到下谷区H小学之时，妻子生了头胎，是个女孩。当时，他的工资是二十元。此后十五年间，他辗转于日本桥区的S小学、赤坂区的T小学以及市内各所小学执教，地位愈来愈高，竟至攀到了月薪四十五元的训导职位。然而，他的收入还远远赶不上以急速速度增长的全家生活费用，所以一年更比一年穷。长女长到三岁时，长子出生了，随后，又有五个男孩相继出生，总共六男一女。在他任教的第十七年，举家迁往G县，其时他的妻子正

好怀着第七个婴儿。

贝岛出生于东京，又在东京度过了他的前半生，他之所以突然搬迁到G县，是因为已不堪忍受大城市艰难生活的压迫。他在东京任职的最后一所学校，是麹街区的F小学，那学校地处宫城以西，在华族府邸和高官住宅成片的山角一带，他所教的学生，其生活水平几乎全在中流以上，所以个个文雅秀气。每当他看见自己的儿女混在那些孩子们中间，出入同一所小学，显出寒伧的、可怜巴巴的模样，他心里总是很难受的。他想，做父母的衣衫褴褛也无妨，至少要让孩子们穿戴得整洁干净。他很想替女儿买一件街上随处可见的小姐们所穿的西服，想买那种发带，那种鞋子。到了夏天，便想去避暑。孩子们果真央求他做这些事情，在他心里，难为情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为父之心为之深深撼动，深感惭愧。何况父亲死后，还要赡养老母，耿直、胆小而且感情脆弱的贝岛始终为这些事所苦恼，似乎有一种道义上对不起亲人的心境。为此，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迁出东京这座使他天天提心吊胆生活的大城市，试图到小城镇去开拓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他无非想使家里人生活得安稳一些。他之所以选择了G县的M市，则因为那里是妻子故乡的缘故。幸运的是，那里有为他调动工作帮忙的朋友。

M市位于东京以北约三十里处，以出产生丝而素负盛名。这是一座约有四、五万人口的小城市，广阔的关东平原在中央山脉的山麓下舒展开来。M市就位于逐渐狭窄收缩的平原一端，城市四郊环绕着一望无际的片片桑田。在天色蔚蓝的晴朗日子里，站在大道上的任何地方，都可眺望到因I温泉而著名的H山，还有那以山容雄伟壮观而闻名的A山，它们都耸立在郊外鳞次栉比的房屋对面。将T河引入城中的壕沟里，碧绿清凉的水潺潺流淌。通向I温泉的电车奔驰在大道上，那景致与乡村相比，显得明快而热闹，令人觉得情趣盎然。某年五月上旬，初夏的一天，贝岛领着破败之家，始迁于此地。此时，环绕小城的自然风光最为美丽，光辉灿烂。这家人长久以来住惯了神田猿乐街的简陋的大杂院，此时觉得仿佛从阴沉黯黑、令人窒息的洞穴中忽然走到了蓝天之下，欣慰地舒了一口气。贝岛每天都要到城迹公园的草坪或那隐没在繁茂的樱花树叶之间的T河堤防上，有时也到藤花盛开、簇簇垂悬的A庭园等地的池水边欣然游玩。他和妻子以及今年六十出头的老母都忽然感觉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一年一度，他们回去拜谒亡父之墓，除此以外，他们对东京毫无依恋眷顾之情。

贝岛任教的D小学，位于M市北街的尽头。

学校运动场后面，有一片绿波起伏的桑田。每天，他从教室的窗口眺望晴暖的田园景色，常常出神地看着远方隐约可见的A山的紫色山巒，一边轻松地向着学生们授课。在赴任的当年，他教男生部普通三年级，在随班升教四年级、五年级的三年之间，他一直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他的学生不再是麹街区F小学中的那种服饰整洁、举止文雅的孩子，但M市毕竟是一县的首府，所以与偏僻的乡村又迥然不同，财主之家的子弟，并非没有头脑聪敏的少年，其中还掺杂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淘气鬼，比东京的小学生更顽劣、更调皮。

全班有两个秀才。一个是本地机织业家、身居G银行要职的铃木某人之子，另一个的父亲是S水电有限公司经理中村某人。在贝岛执教的三年中，名列前茅的总不外乎这两名学生。淘气鬼中，则以K街中药铺老板的儿子西村为队长。此外，住在T街的医生之子有田，也许是惯受双亲娇宠之故，他既懦弱，又要大少爷脾气，服饰也最奢侈。不过，素来喜欢小孩而且照料他们将近二十年的贝岛，对形成了各种性癖的少年均有兴趣，不管是谁，他一概平等而亲切地加以关照。他有时也会唾沫四溅地大声训斥，或施以非常严厉的体罚，这要视情而定。他凭藉多年的经验懂得了儿童的心理，因此，学生、同事的教员和学生家长，对

他评价不坏，一向称之为正直、诚笃而精干的教师。

贝岛迁来M市之后，就在第二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四月，是D小学更替学期的月份，他所教的普通五年级^①，来了一个新入学的学生。他生着一张四方脸，肤色黝黑，大得骇人的钱裕形状的脑袋上长满了白癣，眼神忧郁，肩膀滚圆，是个矮胖少年。他名叫沼仓庄吉，看上去象是由东京流入M市一家新建生丝加工厂的大批职工中某个家庭的子弟。他容颜卑陋，服饰肮脏，显见不是富家子弟。贝岛第一次看见他时，便直觉地感到这孩子成绩不佳，缺乏教养。可是，他把孩子带到教室里测试，才发现其学习能力并不那么低，性格也是出乎意料地温厚，倒是个沉默寡言的、稳重沉着的少年。

一天，在午休时间里，贝岛在运动场信步溜达，看着远处兴致勃勃玩得正欢的学生们——贝岛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他向来主张，要观察孩子的能力和性格等等，就应当注意他们在自由活动时的言行，这比课堂上的情况更重要。——这时，他发现学生们分成两组，在玩模仿打仗的游戏。玩这种游戏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两组战士

① 普通五年级——即战前的小学五年级。

的分配法。全班约有五十个孩子，甲组由大约四十人组成，乙组仅仅凑起十个人。分组以后，甲组的首领——上述中药铺老板家的西村，让两个孩子做马，自己骑到他们身上，频频指挥自己的部下作战。乙组的首领是谁呢？竟是新入学的沼仓庄吉！他也骑着同样的“马”，但一反平素沉默寡言的常态。他怒目圆睁，厉声喝令他那一小股部下出去。他亲自立于阵前，向势不两立的“敌方大军”猛冲过去，沼仓入学还不到十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显示出了这么大的能量，这是怎么回事呢？此刻，贝岛忽然为一种好奇心所驱使，面上浮出天真无邪的孩子般的微笑，他的神色，似乎为孩子们的兴趣所深深吸引。他定睛注视着交战的盛况，目光里燃着更强的热情。人多势众的西村组猛然间被沼仓的小股部下冲击得四零八落，溃不成军，最后，惊惶失措，晕头转向，竟找不到败逃之路。诚然，集中在沼仓组的少年都是一骑当千的勇士，但西村组的惨败，是因士气过于不振。好象“敌军”中最使他们畏惧的是沼仓其人。对其他的“敌人”，他们倚仗人多势众尚能勇敢地抵抗，但一见沼仓骑“马”奔来，军心立刻动摇，未及大张旗鼓地交战，就逃之夭夭。果然，就连他们的首领西村，只要被沼仓用眼一瞪，就缩头缩脑地束手就擒了。然而，沼仓并未

动武，未曾动手动脚，他只是纵横突破敌阵，自“马”上发号施令，怒吼痛斥一通。

“行了，咱们重开一仗吧！这一次，我们只要七个人便可。七人就够了。”

说罢，沼仓从自己军中抽出三名勇士交给“敌方”。接着，他们又试战一次，但结果仍然是西村组七零八落，仓皇败北。第三次，七人减为五人，尽管如此，沼仓组经过激烈的恶战苦斗之后，还是赢得了胜利。

从那天起，贝岛就对少年沼仓格外注意。不过，在课堂上，他同一般少年相比，并无特异之处，读课文、算习题，总是做得很出色。连家庭作业也做得很用功，按时交卷。他总是那样默默地倚桌而坐，总是那样紧蹙眉头，好象很不开心。因此，贝岛无从揣测这少年的性格。总之，他似乎并非那种存着坏心眼轻侮教师、煽动恶作剧并污染班级风气的淘气鬼。若把他当作孩子王，看来也是个性格古怪的孩子王。

一天早晨，修身^①课上，贝岛向孩子们复述二宫尊德的讲话。平常站在讲台上，他总是显出慈颜悦色，以温和可亲的语调对学生们讲话，唯有上修身课，他显得特别严格。何况修身课是上

① 日本旧制中小学课程之一，现改称“道德”。

午的第一节课。晴朗的晨光透过玻璃窗射入教室，房间里的空气澄澈清新，也许正因如此，学生们的心境也溶化于清爽的气氛之中了。

“今天传达二宫尊德先生的讲话，大家要肃静地认真听取！”

宣布课题之后，贝岛开始用庄重的语调讲课。学生们宁静如一泓碧水，用心倾听，一声不响，连常因对邻座同学讲小话而遭贝岛叱责的西村，今天也眨巴着一双机灵的大眼，专心致志地仰视老师的面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周只有贝岛那谆谆教诲的话语声。这声音，在窗外对面的桑田那边，也听得清清楚楚。教室里的五十个少年挺身端坐，未出一点声响。

“——在这里，二宫先生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要有什么办法，才能挽回服部一家人倾毁于一旦的家运呢？二宫先生向服部一家发出的训戒，就是‘节约’二字。——”

贝岛的话滔滔不绝，雄辩有力，语言流畅，倾泻不止。正说着，一直保持着肃静的教室，忽然从某个角落上传来了喁喁私语，这声音微微触动了贝岛的耳膜，于是他脸上稍微露出不悦的神色。他想：“大家好不容易一致保持肃静——真的，今天学生们气氛的紧张是少有的，可是竟有人在这时嘀咕什么！”想到这里，贝岛故意使劲咳嗽一声，

朝发声处投去锐利的一瞥，然后继续讲课。可是，悄悄讲话的学生仅仅保持了一两分钟的沉默，接着又听见了喁喁之声。贝岛有一种感觉，好似牙痛之类，神经受刺激，肝火上升。可是，每当话声传来，他急忙扭头朝那方向望去，那声音便倏然止息。他很难弄清究竟是谁在窃窃私语，不过，他觉得声音是从教室右边一角沼仓课桌那边传来的，他由此推测悄语者肯定是沼仓。如果不是沼仓，而是别的学生，比如说，如果是特别淘气的西村之流，贝岛会立刻转身加以叱责，可是他觉得很难叱责沼仓这个孩子，不知为何，他总觉得，沼仓是小孩而不象小孩，是个烟一般捉摸不透的人物。叱责他，既于心不忍，又未免唐突。另一方面，还因为他对这孩子尚欠熟识。迄今为止，他对沼仓除在课堂上提问，未曾与他亲切深谈。他想：只要可能，还是不加叱责，就这样不了了之吧。他估计沼仓很快就会沉默，于是他尽力佯装不知。然而事与愿违，那话声肆无忌惮地渐渐高了起来，这次他看得分明：正是沼仓的嘴在一开一合。

贝岛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突然以藤鞭击桌，说道：“刚才是谁一直在讲小话？是谁？”

“沼仓，是你一直在讲话吧？嗯？是你吗？”

沼仓毫无惧色地起立说：“不，不是我。……”

说着，他迅速地环视四周，又说：“刚才说话的是他。”他冷不防指着坐在他左侧的野田同学。

“不对！你讲话时，老师看见了。你不是跟野田讲话，而是跟右边的鹤崎两人对讲。你为什么要撒谎呢？”

贝岛一反常态，怒火中烧，勃然作色。须知沼仓打算移罪于他的野田同学，一向是个品行温厚的规矩学生。野田在为沼仓所指的那一瞬间，似乎大吃一惊，二目圆睁，如同乞怜一般，战战兢兢偷觑对方的眼色，然而，不久之后，他好象下定了决心，面色苍白地起立，颤声说道：

“老师，不是沼仓。是我说话。”这时，许多学生眼里闪着嘲弄的神色，朝野田投去一瞥。

对贝岛，这如同火上添油。野田这孩子，在课堂上很少私下讲话，大约是，他被近来以全班孩子王自居而不可一世的沼仓，加上了无实之罪，以无辜之身充当替罪羊。倘若他不肯负罪，以后是会遭沼仓欺负的罢。若是这样，沼仓这少年就更加可恶了。贝岛想：对沼仓必得仔细盘问、充分惩戒，不可轻饶。

“老师现在问的是沼仓，其余的同学都不要说话！”

贝岛又以教鞭击桌。

“沼仓，你为什么撒谎？老师明明看见是你在